

◆ 安庆地理

文都夜行

王 鹤

夜幕下，残桥如月，静静地躺在河面。河面光影闪烁，微波轻漾。水中倒影，若隐若现。忽来几点零星小雨，落在河岸上，落在小桥边，落在一群夜行人摇晃着的肩头。夜幕下的一切，迷迷苍苍，似乎只是一个趑趄，就会跌进一种苍茫而遥远的时光里。

桥上的路，坑坑洼洼，古道已被时间划出一道道干枯的辙。老街逼窄而又细长，容不下三两个人并肩同行。今夜，除了我们这群人，鲜有行人或车辆来往，偶有一辆小摩托，亦是匆匆而过。附近居民早早休憩，屋内灯光渐次熄灭，唯有几点昏黄的街灯，倚在那些老旧屋檐下，似乡村滞留的老者，默默坚守，默默守护，守护夜间一些细弱的部分。

桐城市文联落坐其间，倒是妥帖。它与这条并不大的北大街，融为一体，像极了一位爱画之人，恰好无意徜徉在画廊深处。可以想象，旧时，这类街衢曲巷，竹林茅舍，是怎样的弦歌琅琅，诵声不绝。

想起宿松的名士朱书与桐城名士戴名世的故事。俩人邂逅而成至交，为古时文坛佳话。戴名世，桐城派之先驱，桐城大家，斯时已声名鹊起，人皆敬慕。但他更敬佩朱书，给朱书《杜溪稿》作序曰：“予将归隐故山，与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遥，尚欲网罗散佚，一酬曩昔之志。苟有撰著，必正于字绿而后存。则予之文且赖字绿而传也，而予又安能传字绿之文哉！”朱书又名朱字绿，文章写得好，也倾慕戴名世的才情，邀其作序，曰“我的文章，非你不能传”。而戴名世则言：“苟有撰著，必正于字绿而后存，则予之文且赖字绿而传也”。如此高才之人，竟对朱书谦恭至此，这是惺惺相惜，更是越饱满头越低的稻谷式的谦逊与膜拜。

民间有这样的传说：戴名世与桐城另一名士方苞相携来宿松探访朱书，朱书家贫无以招待，遂拿渔网去杜溪河中捕鱼。得几尾小鱼小虾，仅够小小一碗。再就是一碗蒸鸡蛋和几块腐乳，已是尽在壶中了。但宿松有个习俗，不吃三个菜，只有祭拜祖先时，才用三个碗。饭时，却见桌上有四菜，只是有个菜一直被盖着，直至饭毕，始终未见打开。事后戴方二人不解，好奇那个碗里到底是什么菜，怎一



家園 李海波 攝

直不见打开？一问方知，原来是个空碗。就像很多山里人待客无鱼，用木鱼替代一样。二人禁不住哈哈大笑，旋即竟有百般滋味涌上心头……自古待客之道，待上客之道，人皆倾囊而出。戴名世方苞见朱书，时交通不便，仍跋山涉水来访，足见所慕之至，所行之诚。奈何朱书家道寒微家贫如洗，连最基本的招待都做不到，才有这有趣而又让人心酸的一幕。

“力不次时，靠精神的明亮支撑黯哑的光阴。”三百多年前的朱书并没读过今时这句话，但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。这句话说得甚好，一个“次”字，用得极妙，取驻扎、住宿之古义。只有物质层面不足以“安营扎寨”时，才借助精神的力量支撑原本难以支撑的一切。亦如那被盖着的空碗，透着主人穷苦却知书识礼的深深无奈。

彼时，我们走过北大街，被陈君、光君等请进小酒馆，尽地主之谊。一样的待客之心，不一样的待客之道，不管能不能酒，聚的意义和欣喜却今古甚同。有友提议共同举杯，以文学的名义。是啊，古有戴、方宿松会友，今有诸君桐城相聚，皆因文字的牵引，皆因文学的星光。宋姜夔的几句词突然跳出来：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此刻这个深情，真正是深情厚谊啊！

美好，似乎总在别处。我到桐城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。就像旅行者，总是去别处，看别人看够了的风景，我到桐城，不仅仅因为桐城是个文字意义上的别处，更因为她的确是美好的、令我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
◆ 生活杂记

人到中年，
我拿起画笔

肖 遥

去年的春天我开始画画了，接到入驻酒店的任务，我带上了画具。因为听同事说凌晨或半夜随时要调度协调接机或接车，全神贯注画画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心流，能够抵御足不出户产生的郁闷，消解熬夜等待的熬煎。后来任务结束，被隔离到另一个酒店，窗外不远处矗立着小雁塔，正值长假，朋友们都在晒自己的短途旅行，我趴在窗台上一遍遍地画小雁塔，画日出时光金灿灿的威武古塔，画夕阳下身披彩霞的浪漫古塔，那十几天里，我与古塔日夜相伴，从面面相觑到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”。

这次拿起画笔，其实已经是我从美院毕业以后20多年后了。画画给了我新的视角，就是美的事物更美了。从前看到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——色彩斑斓的云霞，姹紫嫣红的春花，会惊叹于造物主的鬼斧神工，并感慨“彩云易散琉璃脆”，而现在就不那么遗憾了，因为当把这些美好的事物画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留住它们了。毕竟，留住时间的唯一办法是和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产生深刻交集。

有时画着画着，觉得坏了坏了，水彩画就是这样，把控不好水或彩，水彩就会肆意蔓延，画面就成废墟了……随着技术的成熟，化险为夷带来的笃定增加了，偶尔还会有意外和惊喜。就像谈恋爱的感觉，你和喜欢的人互相确认和质疑，彼此给予和索求，时而心慌意乱，时而峰回路转，随着情感的加深，会越来越平静和充实。

因疫情很久没有出远门了，边画画边听音乐的感受，有点像坐绿皮火车，看着外面的景色，像水流样从眼前飘过，万千心绪涌上心头，除了“我创造了一个世界”的成就感，最享受的还是这个过程——伴随着笔触，眼前的画面逐渐有了雏形，呈现出它的迷人和生动，画出自己的渴望、向往、希求、甚至恐惧，把这些情绪像眼泪一样，流出来，心里就越发澄清清澈了。

画画的确是一种心理拯救。阿兰德波顿的《工作的迷思》里有一个故事：两年来，斯蒂芬·泰勒花费很多时间待在英吉利的一块麦田里，一遍遍地描摹不同光线，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同一棵橡树。泰勒是5年前经历了丧亲之痛后，看到这棵树，他觉得这棵树在渴求被人画出来，如果能做这件事，这一生便没有虚度，生活的辛酸也会得到升华。他相信伟大的作品有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特质，它们会使人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，唤醒的是某些已经遗忘的往事，再度看到时光流转中年轻的自己——“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”。

记得我年少时向往鲜衣怒马，没有快意恩仇和奇绝险峻不足以谈人生，“看着天边似在眼前，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”。读《水浒传》最喜欢那句浮夸的“大碗吃酒肉，论称分金银”，看《红楼梦》只拣那宝黛分分合合的扎心桥段看，如今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更容易被那些小小的确幸、坚韧和温柔所触动，如今的我会羡慕朋友小雅有猫，同事老杨有狗，倾心于同学安云发自己的画作和美食制作过程，感动于表姐阿美经历大病之后轻歌曼舞的视频，欣赏那些自我实现的人，喜欢与世界产生的温暖链接的事，理解了笔短而情长言浅而情深的美感，领悟了恰到好处的情意和留白。因此，人到中年重拾画笔这件事的意义对我而言，就像一句话说的，“如果有一天，你不再寻找爱情，只是去爱，你不再渴望成功，只是去做，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，只是开始修养性情，你人生的一切，才真正开始。”

◆ 流年碎影

燕居我家

吴良伦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年春风剪剪、春草碧青、春水碧波时分，和着春天的旋律，一对燕子在我家屋顶左右盘旋，上下翻飞、任意东西，最终一同停歇在房梁的老巢。

白肚巾，青蓑衣，剪刀尾，婉啭声。看着久违身影，听着久违声音——这是如约而返的那对燕子？凤凰非梧桐不栖，燕子非吉户不居。“还是去年的那对呢！”母亲扯过围裙擦了擦眼睛，兴奋地说，仿佛

是要告诉所有的人，把这一好消息分享众人。

“妈妈，你怎么知道还是去年的那对？”

“去年秋叶黄，我特地燕子脚上系上红头绳，做了记号，可不，红头绳还在呢。”母亲为自己的发明和发现感到自豪。

母亲的情绪，一下子感染了全家。

有了燕子，乡村呈现出动态美。它们时而贴地疾驰，如飞矢狂奔，时而高空展翼，如雄鹰翱翔，时而往

来翻飞，高低折冲，时而上下盘旋，沾水不入，清寂的乡村顿时喧闹起来。燕子也有静的时候，电线杆，墙头，檐尖，窗栏，甚至树梢，都是它们自由栖息地。即便是栖息，他们或用自己特有的语言互诉衷肠，或不忘给彼此梳理羽毛。

燕子是来和春天约会的。望着进进出出自由自在的燕子，我这么想着。

在我的家乡，人们普遍认为，燕子是灵鸟吉祥鸟，非积善致祥人家不居，不人伦失常之家，不登为富不仁之门，不进爱心贫乏之户，但一旦认定了主人，哪怕关山重重，风雨漫漫，也不管不顾。

对这一点，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。尽管我家的房屋翻修了好几次，可是每次翻修前，父亲都要木匠在大门上留出空当，为的是即便锁了大门燕子仍旧可以自由进出。

在母亲眼里，燕子吃害虫，是益鸟，善待燕子也是善待庄稼、善待自己。每年院子里梨树桃树杏树上的果子，即便是荒年，母亲都要留下一部分不予采摘，为的是留给燕子不时之需。每到秋分时节，母亲即便再忙，也要带着我们到田野捉些虫子慰劳燕子，似乎是在定下邀约，相见下个春天。

